

琴声叮呤

胡 奇 著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“琴声响叮咚”、“青灰色的棉衣”、“草地上”、“旗”等十个短篇。

“琴声响叮咚”一篇通过对程老爷爷的遭遇和他的倔强性格，表现了农民和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，反映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血肉关系。“青灰色的棉衣”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普通干部——股长在战斗中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，表现了革命战士对人民极高的阶级友爱。“草地上”描写一个执行潜伏任务的战士，以极大的耐性，在敌前度过漫长的一天。小说中表现了战士高度的自觉和深厚的阶级感情。其他各篇，也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一些英勇的人物和故事。

琴 声 响 叮 咚

胡 奇 著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911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書号 1683

开本 787×1092 耗 1.32 印张 4 1/16 字数 74,000

1958年5月第1版
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000 定价 (6) 0.34 元

目 次

琴声响叮咚	1
黑駝馬	18
百合奶奶	32
青灰色的棉衣	46
草地上	53
旗	66
四十二箱炮弹	75
狙击手	84
晴天发生的事	97
小卓瑪	114

琴 声 响 叮 咚

在金珠嶺，住着一位白头发、長胡須的程老爺爺。这人年青的时候給狗坟角的地主錢貴宗当过放牛娃。有年腊月，地主給程老爺爺結賬，硬說把他家兩条大水牛看瘦了，把算盤珠子嘩啦啦一撥弄，只給程老爺爺算了五斗毛稻。

春头上，主客兩家本来言談好了，說是看一条牛給兩石稻的工錢，現在結了賬，眼看短了那么一大截，程老爺爺自然要分个青紅皂白和地主講道理了。

地主錢貴宗把牛眼一瞪，头发象刺猬似的豎了起来，用手拍着桌子罵道：“小小的看牛娃，懂礼性嗎？怎么敢在我家堂前放声高吼啦？还不給我退下去！”

程老爺爺那年正是十五岁，他气得渾身发抖，牙巴骨也格登格登地直响，憋了好一会，才憋出这么一句話：“不！你一顆稻也不能短，要不我就釘在这里不走！”

錢貴宗的儿子錢文斗，也是十四五岁光景，就在程老爺爺和他爹講理的那会，从屋后放出只比狼还要凶的大黑狗来，几口就把程老爺爺咬得成了个血人似的，他这才离开了錢家。

年青人的性子火暴，程老爺爺那时自然不肯甘休，每

天，一到吃飯的時候，他就站在狗坟角的后山上，指着錢貴宗的家屋罵。有一次，他罵得忘了神，小地主錢文斗一下暗地里跳出來，把他攆倒了，當程老爺爺還沒有掙扎過來，地主的兒子早已抓了兩把生石灰，硬按到程老爺爺的眼睛里。

這樣，程老爺爺的眼睛就瞎了。田地里的活他再也不能做，就拜了銀火寨的宋庚伯伯學彈三弦琴、唱曲子來糊口。

當頭，程老爺爺的嗓子不清亮，唱曲子不大受人歡迎。後來他只得在琴上多下功夫，不到兩年光景，他彈琴的名聲可大了，遠近幾十里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。农閑的時候，他常常被庄稼人請了去，他也乐意把自己的本事施展出來，讓庄稼人听了他的曲子，生活得高兴一些，快活一些。

狗坟角的錢家地主也派人請過他兩次。一次是地主錢貴宗進棺材辦喪事，另一次是小地主錢文斗娶老婆辦喜事。

這兩次程老爺爺也施展了他的本領：在錢貴宗進棺材的時候，他彈的是喜庆曲子；在錢文斗娶老婆的時候，他彈的盡是辦喪事用的曲子。

“这个狼不吃狗不啃的东西，怎么还要跟我作对？总有一天，我宰了你才解恨！”

錢文斗也跟他爹一樣，瞪着兩只牛眼睛看着程老爺爺。但是程老爺爺在庄稼人里名聲已經大了，他不能拿他怎麼樣，只能这么虛張聲勢罷了。

一月月的過去了，一年年的過去了，程老爺爺彈着他的三弦琴，跟庄稼人在一起如魚得水一樣，关系一天天深厚起

来。等他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，他的儿子早接上手能供养他了，可是他总舍不得放下琴，还是天天到各处村庄里给庄稼人去弹曲子。

有一天大清早，程老爷爷收拾好三弦琴正准备出门，忽然有一位生客来到他的家里。

这个生客就是用生石灰弄瞎他眼睛的錢文斗。

錢文斗一进门，就轻声细气的笑着，用手拍着程老爷爷的肩膀，做出一副怪亲热的样子。

“狼不吃人不毗牙——他这是怎么啦？”

程老爷爷的肩膀给地主拍得有些发麻了，猜不出是什么讲究。

“老程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好几十年我有一樁大的心事总想和你谈说清楚，总也是找不到好机会。这样吧，明天我特地给你请桌酒，请你来赏光吧。”

程老爷爷心想，姓錢的你要搞什么鬼啊？他楞了一下，就赶紧接口道：

“听说你们錢家如今更发旺了，你一定长得好福相啊！请过来，让我摸摸你的手，我一摸就能摸出你的福星有多大。”

程老爷爷不由分说，就把錢文斗的手拉了过来。錢家地主一双手凉凉的，五个手指头就象五根冰棍冷得扎手。

“啊呀，他一定有什么祸事临头了！”

錢文斗前脚一走，程老爷爷后脚就跟着出了门。但是他的心里慌乱得很，他要找个知心贴己的人谈谈。

程老爷爷想起銀火寨他的师兄弟宋誠。这人虽是山里人，每年山河发水，他总要放竹排到城里去好几趟，世面比别人見得多，因此他就决定去找他談談，看看錢家地主这次到底使的什么鬼路数。

为了路上不耽擱，程老爷爷特地把他的孙子龙柱子帶上了。

龙柱子这年才十二岁，这孩子長得出奇的壯实，他的头臉、手脚、身个，看起来都象十四五岁的孩子。因为程家只有这么一个独根，一断娘奶，龙柱子就跟程老爷爷一处睡一处吃，到了六岁，程老爷爷就叫他跟着学彈琴，剛滿十岁，他当着鄰居就能彈出很多支曲子。有一次，刮了兩天大风，金珠嶺滿山的松树刮得嗚嗚哇哇的叫喚，龙柱子茶不思、飯不想的用手托着腮帮子，堅起耳朵整整听了兩天风声，等到风一停，他拿起爷爷的三弦琴，就彈了一支风吹松林的曲子，鄰居們听了，都夸說龙柱子真了不得，將來彈琴一定大有出息。

“娃儿家，能按自己心思彈出这样曲子，倒还有点意思。不过，艺也要学，插田种地的事也要做，这才尽到我們庄稼人的本份。”

因为程老爷爷管教得法，这二年以来，每逢挖地种麦，龙柱子跟着他父亲已經能抵上半个大人使喚了。

当天下午，龙柱子領了程老爷爷上了銀火寨，銀火寨宋家一家人，赶紧把爷孙倆迎到屋里去坐。

程老爷爷当着师弟宋誠的面，向来无話不說的。宋誠

比程老爷爷小十来岁光景，一張紫膛方臉，兩眼長得鋼氣生生的，他听完师兄扯談了早上的事，就放声笑起来：

“我的老师哥哟，如今乾坤要倒轉了，太阳要从西边出山了，錢家地主这是裝蒜，你可別买他的賬啊！”

“你这话怎么講？”

宋誠拿眼瞄瞄程老爷爷，把嘴湊近对方耳朵跟前：“师哥，这陣子在江西、湖南、湖北鬧得紅了半片天；我們地界的金寨也鬧紅了；地主們耳朵長，他們还能不知道共产党紅軍的主張嗎？当然先得給你軟軟的打个招呼，免得你往后第一个出来揭他的老底！”

“共产党紅軍的事，我隱隱約約听人談过，是些什么人物头啦？”

“我們穷人当中的帶路人，是指路明灯；他們又都是受苦的兄弟。”

这天，宋誠和程老爷爷一直扯談到天黑，吃過晚飯，他們在火炕上点上松明又接着往下扯，程老爷爷听一陣、叹一陣。

龙柱子这夜也忘了困，他睜着兩只圓碌碌的大眼睛，一会看看他的爷爷，一会又看看宋誠，他想，共产党紅軍要真能給地主一些苦头吃吃，那才叫人痛快哩！

等鷄叫过头遍，龙柱子听見他爷爷又長長叹了口气，宋誠馬上把臉挨近程老爷爷，問道：“师哥，叹气做什么啦？”

“师弟，我的眼睛要是能看見，我不是也能跟大伙轟轟烈烈干一場嗎？”

“你可打錯了主意！要是你心服情願，該你干的事，可多得得很！”

“我能干什么啦？”程老爷爷睜着兩只模糊發白的眼睛問道。

“你呀，你有你特別的本領，只要你帶上三弦琴，村挨村，屋挨屋的轉一趟兩趟，把共產黨的主張跟勞苦兄弟談談，還愁我們這塊地面紅不了嗎？”

末後，程老爷爷還有一樁事放心不下：“師弟，這麼說，你是共產黨紅軍那邊的人了？”

“眼下是暗紅。日子一到，我們就會把紅旗公開打出來啦。”

“烏無頭不飛，蛇無頭不走，你們的當頭人是誰？”

“徐司令！”

宋誠那股爽快豪邁的勁兒，只有叮叮當當的硬漢子才能做得出來。龍柱子把這些統統看在眼裡，記在心間了。

從銀火寨回來，程老爷爷吩咐龍柱子：“小孩兒家，嘴一定要穩實，昨晚在宋家爷爷屋裡說的那些話，你可不能對外人露半點風！”

爷孫兩個，就這樣東村走、西村串的忙火了起來。那支三弦琴隨著他們也到一處響一處。

這年是少有的好年景，早稻剛下，庄稼人都盼着能吃頓新米，可是地主早就派人下到田裡來，稻子打一顆，他們就要一顆。庄稼人一個個氣得干瞪眼。

“程老爷爷，你總說窮人要翻身出頭了，這話你不知道說

过多少遍，怎么到今天也不見一点点头緒？”

“程老爷爷，地主漆黑鉄硬，这样抽筋剥皮的干法，总不能由着他这么下去。”

“我的年青人，你們自己不能等啊！要是众人不齐心，別說不能翻身出头，恐怕別人連紅芋梗子也不讓你們吃飽。”

程老爷爷說一陣，又彈一陣琴，龙柱子的兩只眼睛象兩道電光，他瞅瞅东，又瞅瞅西，把周圍角角落落都看遍了；要是遇到地主的狗腿子和坏人，他暗地把爷爷推推，程老爷爷就把琴弦撥弄得又响又高，狗腿子和坏人什么錯处也找不出来。

狗腿子和坏人一走，程老爷爷又放低嗓子对庄稼人說：“七月七午时，銀火寨后山的黑龙背有会，誰要翻身出头，就去吧。”

能干和懂事的庄稼人听了这話，大家就你傳我，我傳你的約着到时候一定要去。有人暗地里傳了話，說七月七那天，还有共产党紅軍代表在会上說話。

俗話說，沒有不透风的牆。这事不知怎么讓地主錢文斗听到了。錢文斗慌忙跑到金珠嶺去找程老爷爷。

“老程，你这种人真是，我邀你到我家去坐一坐，你总不去；三天兩日你要往銀火寨跑，这是为什么啊？”

程老爷爷一听这話，心想：我們暗地里作的事怎么讓地主知道了？他一边想，一边就暗自打主意，随后就說道：

“你这話問得怪啲，銀火寨是我师兄弟的家里，我三天

兩日到那里去，这犯了什么法嗎？”

自从程老爷爷彈琴在庄稼人里有了名，錢文斗就有三分怕他了；近来地面上又傳說人們要鬧翻身革命，錢文斗就怕他七分。錢家地主听了程老爷爷这番話，心里更加发虛，可是嘴皮子却象茅房的石头似的又臭又硬。

“你这瞎子就跟着人家鬧吧，鬧得你灭滿門、誅九族，你就知道合算不合算了！”

到了七月七这天，銀火寨后山的黑龙背早就插上一面紅燦燦的旗子。方圓四五十里的人都来了，还有好多妇女，大家密密麻麻的集合在后山的松树林子里。在松树林子的一头，橫挂了兩幅紅布，一幅紅布上写着：农人要田耕，才能翻好身。另一幅是：打倒帝国主义，严办土豪劣紳。

程老爷爷帶着龙柱子也来了。这天，他当着大家又表演了三弦琴，听慣他曲子的人說他彈的“將軍令”吧，可又不全象。大家所熟悉的叮叮咚咚的声音，一会象条游龙似的在松树頂上纏繞着，一会又象只猛虎似的在山澗里跳来跳去；忽然，人們象是听見从远处的山上刮来一陣大风，这大风越刮越大，随后，人們仿佛听見兩軍厮杀的声音。

程老爷爷的瘦長臉显得又和平又安靜，那約莫五寸長的白胡須也靜靜垂在胸前。可是他那一双瞎眼好象能看見东西了，人們看見那一对灰白色眼珠子慢慢轉动着，好象要把每个来参加会的人都看上一眼似的。

“爷爷，連楓嶺、石港、白霧畝、周家冲的人也来了……”

龙柱子从来沒見過这么多的人，他很想把爷爷手里的

三弦琴也拿过来彈一彈，因为他看着那随风飄蕩的紅旗，心里已把一支曲子編好了。

放了三声响炮，宋誠穿了身青灰色軍衣，帽子上綴了顆紅星，走上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講話。这些話有些是程老爷爷听說过的，有些是沒有听說过的；不过，他感觉他的师兄弟跟以前多不同啊！他的每一句話象符咒一样，把人們的心都鎮住了。整个黑龙背除了那呼啦啦被风吹动的紅旗声音，也只有宋誠嘹亮的声音在山野間响着。

宋誠講完話，程老爷爷打发龙柱子把龙柱子他爹叫到跟前。

“龙柱子他爹，你宋家叔叔叫庄稼人参加赤卫队，你可报名了嗎？”

“我报名了。”龙柱子他爹說。

“这才是有志气的人。”程老爷爷把三弦琴递给龙柱子，兩手又把龙柱子他爹的兩肩抓紧。“儿子啊！不說別的，只說說我的眼睛，我这一輩子連你，連龙柱子这孩子都沒能亲自看上一眼，你想过嗎？为什么地主要这样对待我們穷人……”

程老爷爷說不下去了，几十年藏在心底的泪水，第一次淌了下来。

这天深夜，地主錢文斗急得象只癩蛤蟆似的一跳一蹦的上了金珠嶺。他見到程老爷爷，劈头就說：“程瞎子，你們真要鬧啦，你这是拿命玩啦！”可是他一想，觉得口气还是軟和些好，便長叹了口气，才又說道：“程老爹，程老爹，好說

歹講，我們都是一個地面上的人，共產黨紅軍都是外來貨，我們到底有什麼仇氣解不開的！”

“啪啦”一聲，錢文斗又扔了一副雙股紐絲金鐲子在桌子上。

程老爺爺先是沒說話，後來聽到桌子上的响声，他挺着胸，顫巍巍的迎着錢文斗走了過來：“姓錢的，你在我的桌上擺弄槍哪！”

“哎呀，你也怕家伙啊！老程，還是那句老話：‘冤家宜解不宜結’。要是你願意，這副赤金鐲就当我們的和事佬，我們兩家的事就一床錦被蓋個周全，以後再不提你長我短那些話了。”

正在床上睡覺的龍柱子早就給吵醒了，起初，他也以為錢文斗在擺弄槍，後來一看見桌上是一副金鐲子，這孩子連鞋也沒顧得穿，就打着赤腳，伸手把那副金鐲子抓了過來，又用頭把錢文斗的脊背頂着，把地主和金鐲子一起當堆狗屎似的推到門外邊去了。

“爺爺，你不要怕，他再來，我就去叫赤衛隊。”

“君子報仇三年，小人報仇眼前。龍柱子，時候一到，莊稼人會來跟他算總賬。”

這時，錢文斗的聲音從門縫里傳送進來：

“程瞎子，莊稼人這會都聽你的，你要是能早些收旗息鼓，我們就算；要是還領頭鬧，你先翻翻我們錢家宗譜再說，我姓錢的不是那種含糊人！”

第二天，程老爺爺帶了龍柱子又上了銀火寨，他把昨晚

上的事都对宋誠說了，宋誠告訴他，說錢文斗这癩蛤蟆神通再大，也跳不出受苦人的手心。

不多久，宋誠的話可真灵驗了：远处、近处的村子，都紛紛成立了农民协会，地主們就象霜打的叶子，一个个軟綿綿的低着头再沒半点力气。錢文斗想到他家好几代坑害过人，他舍下狗坟角的青磚大瓦屋，跑得沒有踪影了。

这年冬天，本区的赤卫队很快就发展成一支紅軍队伍，宋誠就在这支队伍里当营長，龙柱子的爹爹就在他手底下当第三連指导员。

因为有两层关系，程老爷爷和龙柱子就經常被他們請去，在文化娱乐晚会上表演。

每次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，程老爷爷总是叫龙柱子表演一支叫“紅旗开路”的曲子。这支曲子，一半就是在黑龙背开会的那天，龙柱子看着紅旗想起的，另一半是程老爷爷帮助龙柱子編的。每次，当这支曲子一表演完，紅軍战士的掌声就象雷声一般，把山野都震动了。

爷孙两个这时真有說不出的得意！

第二年春天，那是一九三〇年，当权的国民党軍向銀火寨、金珠嶺、石港、白霧畈一帶进行了圍剿。錢文斗和国民党的軍队也回来了，座落在狗坟角的那座地主青磚大瓦屋，成了剿共的司令部。

在那一陣子，山上开遍了鮮紅鮮紅的杜鵑花，可是在村子里，在每个家屋的地面上，人民淌的血和山上杜鵑花一样，多得叫人刺眼寒心。

有一天，程老爷爷叫国民党军队抓住了。在他被抓走的时候，他舍不得他的三弦琴，他照平常那样把琴夹在胳膊底下，这才离开金珠嶺。当天，他就被人关在錢家地主的柴房里，柴房紧貼着錢家菜园，三面都圍着兩人高的土牆。

审判是午飯后开始的。程老爷爷剛走进那酒气冲天的屋子，錢文斗那破鑼嗓子就响了起来：

“程瞎子，你也有今天啦！”

程老爷爷听了錢文斗这話，就象沒事一样笑了起来：“这没关系，要是有一天你落到我們人的手里，你不拿膝盖头走路那才有鬼！”

程老爷爷直挺挺的站着，他的白胡須象是比平时更長了，加上那兩道白眉毛，那种威风凜凜的神气，使得錢文斗也微微打了个寒噤。

“程瞎子，只要你办个自新手續，这场官司就了結了。”

“这算什么官司？坑害人的是你，审判的也是你，亏你还識得几个字，連这都不懂得！”

“好吧，我沒閑工夫同你嚕苏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”

錢文斗这套軟功夫，自然有他的長远打算；他目标不在程老爷爷身上，他还妄想利用程老爷爷来搞掉宋誠他們一大伙人呢。

回到柴房里以后，程老爷爷就彈起他的三弦琴来。

可是，在柴房外边站崗的国民党兵用枪托把柴房門敲了敲，他不許老犯人自由自在的彈琴。

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我是有儿子有孙子的人，我不能让我的清白声名蒙上灰土。”

程老爷爷清醒的笑了笑，他小声的，不费劲的又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对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一定要小心些才好！”

程老爷爷这会很想念他的孙子龙柱子，要是来得及，他应当把三弦琴交给他才好。

“敌人一到，那小东西象老鼠一样就溜走了，好一个伶俐的孩子！”想到这里，程老爷爷又暗自笑了起来。

錢文斗半夜又把程老爷爷叫了去。这次，程老爷爷受了大罪，他的脸给打得象紫茄子似的，鼻子也给打得直淌血。

“程瞎子，你还不服输、不低头吗？”

“不！”

程老爷爷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。

“程瞎子，你只是一条毛蝦子呀！也想在大河里兴风作浪？”

錢文斗眼看降不住程老爷爷，他气得又咬牙又咧嘴，好象一条疯狗在屋子里打转转。

当程老爷爷又给他们拖回到柴房里，他的头嗡嗡的响着，天和地仿佛都要陷塌了。但是他觉得他瞎了几十年的眼睛象是能看见什么了。一会，他象是看见老地主錢貴宗站在他的跟前，那老东西头发象刺猬似的竖着，瞪着两只牛眼睛；一会，又象是錢文斗来了，他同几十年前一样，瘦得象一只贼头贼脑的猴儿；后来他又费力的想看看他师弟宋誠

的臉，可是宋誠臉上象罩着一層黑紗，怎麼都看不清；他又想看看他的孫子龍柱子，龍柱子象故意躲避着，連影子都看不見。

他口渴得心里直發煩，好幾次，他都想打開門，求門外的國民黨士兵給他一碗水。

“能忍就忍吧！”他自尊自貴的總是搖搖頭。就在這時候，他覺得宋誠又走到他跟前來來了。

“宋誠師弟，我是識好歹的，我早就是你們紅軍這邊的人了！”

程老爺爺自言自語的說着，偶然一抬手，放在他身邊的三弦琴忽然“叮咚”一聲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

“我的琴，我的琴哪，你跟我大半輩子，你最知道我的心！”

不管門外國民黨士兵的吆喝，他用疼痛的手指又撥弄起琴弦來。

“程瞎子，誰許你在这里彈琴的？你这是故意惹我嘔氣不是？”

錢文斗象是從地底下鑽出來一樣，伸手就把程老爺爺的三弦琴給奪了過去。

“還給我的琴！還給我的琴！”

就象給人摘去了心肝，程老爺爺打從地上站立了起來。

“哼，還要你的琴！就不想想，你到底還能活幾個時辰！”

錢文斗恨程老爺爺，也恨那一支三弦琴，他不由分說，